

江南人喝茶也喝得文雅秀气，旧时讲究的大户人家多用官窑脱胎填白盖碗，小口小口抿着喝。记得年少时读《红楼梦》，印象颇深的莫过于轻裘脂粉堆里的“仙姑”妙玉，这位“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官家小姐，对品茶之道自有一番独到的风流见解：一杯为品、二杯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叱之为“饮牛饮骡”。

若当秋冬之际，小盏饮茶自然风雅无边，可时值盛夏，却让我怀念起北方人大碗喝茶的爽快劲儿。我儿时，曾在北方乡下阿婆家待过一段日子。彼时正值盛夏，为了给田地干活忙碌的丈夫送茶点垫饥解渴，阿婆每天中午先烧好一壶开水，然后抓上一撮茶叶，扔在茶壶里，一冲泡就是满满一大壶绿茶。约莫中午时分，阿婆将大饼、锅巴、地瓜之类粗粮点心，一并装在竹篮里，我陪同阿婆提着点心和茶水，一同去给阿公送中午饭。到了田埂地头，阿婆从竹篮里取出一个海碗，将茶倒在碗里，阿公大口吃饼、大碗喝茶，既解渴充饥又提神醒脑，满满一碗酹茶，咕咚咕咚，一饮而尽，这般喝法，大概就是妙玉小姐口中的“驴饮”罢。茶是真正的粗茶，泡茶的器具也长得五大三粗，可阿公却喝出了琼浆玉液的味道。看得我眼馋不已，在一旁吵吵嚷嚷着要喝。阿婆在一旁哄我：小孩子不能喝老茶的，喝了晚上睡不着。

后来，我回到南方老家，学校放暑假，闲歇在家，想起古有“富人吃冰，穷人静心”的消暑法。在1990年代，我家虽算不上富庶，但冷饮还是吃得起，偏偏颇谙养生之道的老祖母不许我吃冷饮，说冷饮最伤脾胃。可暑热难熬，邻居小友一天几支冰棍，看得我羡慕妒忌

老范名叫范忠，五十出头，在一个可有可无的机关里的一个可有可无的科室里当个可有可无的副科长。不过老范是个容易知足的人，唯一觉得有点不大顺心的，是老婆太爱唠叨，有点烦人。

老婆叫吴翠花，年轻时就话多嘴碎，年龄一大，越发成了婆婆嘴。只要老范在家，她基本上没有嘴停的时候，弄得老范耳根子一刻也不得清静，苦不堪言。

吴翠花唠叨的内容相当广泛，话题信手拈来，现场直播。当然，最拿手的还是数落老范的缺点，比如说他窝囊废没出息，说他做事慢吞吞懒塌塌的没精神，说他抽烟喝酒打牌花钱大手大脚没算计，说他说话没心没肺没轻没重得罪人，说他老不正经上街两眼乱瞅漂亮女人等等。

对于吴翠花的唠叨，老范劝说过，抗议过，甚至拿离婚威胁过。然而吴翠花毫不收敛，涛声依旧，我行我素。

终于，老范忍无可忍，真提出了离婚。吴翠花是个骄傲女人，岂能示弱。二人说离就离，当即去了民政局。

按说一般办离婚前需要有一个调解程序。但负责办离婚的那个人正好是老范的酒友加牌友，先前在酒

碗底茶生凉

申功晶



唱晚 汤吉 摄

恨。于是，灵机一动，从橱柜取了一个饭碗，打开父亲的茶叶罐，取一撮撒入碗里，先用热水冲泡，待到凉却，便端起大碗茶，学着乡下阿公的模样，一口接着一口喝，那茶入口清鲜甘冽，其去暑解渴之功效丝毫不下于梦龙、可爱多等冰欺凌。

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因职业缘故，经常走南闯北，见识了天南海北风情各异的大碗茶。我来到成都，这个号称“泡在茶水里的城市”让我见识了什么是真正的“茶都”。几乎每条大街小巷都有茶摊，几十张竹椅就围成一个露天茶馆，茶客们一边喝着碗盖茶，一边海阔

天空闲聊，从柴米油盐到风花雪月，这般饮茶，令人心生亲近。我做客恩施，那里山多岭峻，深山出好茶，一碗茶水成了土家青年男女定情之物。沉浸在风情火辣的《六碗茶》歌声中，仿佛喝光了茶，就能抱得美人归了。我邂逅济南，在这座有“天下名泉七十二”的古城，喝茶成了老济南“开门七件事”之一。我学着《老残游记》中的老残，于趵突泉旁，在爬满藤蔓的走廊下，拣一处茶摊，老式的八仙桌、长条凳齐整摆放，茶博士手持青花瓷大茶壶，忙活着为顾客倒茶，茶水从茶壶中倾倒而出，茶汤香气扑鼻。就地取材用水质清澈甘

犯贱

雨 瑞

桌牌桌上时也常听老范诉苦，于是便省去前戏，简化手续，特事特办了。

字一签，证一领，老范觉得一身轻松，好了，终于再也不用听那个婆娘唠叨了，不由得随口哼了一句很老很老的歌：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老范“好喜欢”的日子没过到两天，他忽然感觉郁闷起来。成天觉得空空荡荡、失魂落魄的，像是生活中丢了什么重要的东西，吃饭也没了胃口。到了第五天晚上，一向睡眠很好的他，竟然失眠了，大半夜翻来覆去睡不着，只好下床找出一颗先前为吴翠花准备的安定片服下了。

这么折腾了一个月，老范瘦了十多斤。

后来，老范觉得一个人在家独自吃饭也没意思，晚上便带上小酒瓶，到小区门口的一家小酒馆就餐。

小酒馆是个夫妻店，丈夫是厨师兼保安，老婆是大堂经理兼传菜员兼清洁工兼收银员。店面不大，五六张

小方桌，适合三五人小酌或上班族吃快餐。

老范找个角落坐下，点了两个下酒菜。等菜时，瞅着墙上的一幅比基尼美女画像发呆。现在好了，只管色眯眯放心大胆地傻看，没人管束了。

不大一会，菜来了，老范一边喝酒，一边吃菜，一边看画，消磨时间。

忽然，站在吧台边的老板娘冲着厨房吼起来：“你猪脑子呀！料酒和白醋都会弄错？有你这么笨的吗？学厨师花了好几千，到现在鸟本事没有，凡事还得老娘教你，我真是上辈子欠了你的，找了你这么个窝囊废，要模样没模样，要本事没本事，要钱没钱，干啥啥不会，吃啥啥不剩……”

老范一怔，身上像过电似的一激灵。一种久违了的晕乎乎、火辣辣、热燥燥、战兢兢的感觉涌上心头，刹那间，他明白自己的生活缺少的东西是什么了。有些东西，经历悠久岁月，已经溶入人的血液中了，一旦失去，人会很不适应。

甜的趵突泉泡茶，兑上茉莉花，一个淡悠悠的兰花香溢散开来，喝一口，甘冽生津，泉水泡茶，消暑实惠，比冰镇饮料养生。旧时的老济南，在大树底下，端一大碗茶，听说书、相声、唱戏……

其实，大碗茶早有典故。比如，四大名著《水浒传》中有一章《王婆贪贿说风情，郓哥不忿闹茶肆》，那位给西门大官人拉皮条的王婆开了个茶肆，兜售的便是大碗茶，另配上松子、核桃仁之类点心。被誉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的我国古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科考屡屡落榜，心灰意冷的他，每个炎炎夏日，在山东老家蒲家庄村口道旁，支起一个布篷，摆上木桌、木凳、粗瓷海碗，即成一个简陋的茶摊，南来北往的旅人在烈日炎炎下长途跋涉，早已口干舌燥，见有茶摊，摸出两个铜板买一碗茶，顺带歇歇脚积点力。为了搜集各地风情和民间奇事，蒲松龄订了一个规矩：但凡只要行人讲个故事或说个奇闻，就能免费喝大碗茶，分文不取。一坐二十年，搜集了大量风格迥异的鬼怪素材，谁能料到，一部“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的皇皇巨著《聊斋志异》竟是用一碗碗粗茶换来的。

忽然夏天，虽然人类已跨入空调续命的年代，可四季乃天时所定，出汗也是排毒，空调用多了伤阳。我坐在院子里，从罐里取一撮洞庭碧螺撒入白瓷碗里，冲入热水，看蜷曲的茶芽在热水里舒展开来，上浮下游，茶汤渐呈碧色，绿得深邃，似乎江南的整个夏天就沉淀在这碗茶水之中了。我趁热“咕咚咕咚”一碗下肚，初时热汗迭冒，浑身三万六千个毛孔舒张开来，待沉下心来，五脏六腑似也沁入了茶滋味，飏飏生出一丝凉意。

当晚，老范不仅睡得特香，还做了几个怪梦。

从此，老范每天晚餐都会去那家小饭馆。熟悉的邻居见了，问：“这家餐馆菜也不算好，价格也不算低，老板娘还爱唠叨，你干吗总去？”

老范呵呵一笑：“我就喜欢听那老板娘唠叨。”

邻居皱了皱眉头，笑道：“以后你别叫范忠了，叫犯贱吧！”

老范原本想反击，后来仔细一想，人家说得也对，于是大度地嘿嘿一笑，默认了。

